

结合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经历了波澜壮阔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两次大的结合，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一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并以此为指导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二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在今天，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上继续探索，开拓进取，既创造性地运用和

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又把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可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历史经验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在实践中不断实现突破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每一次重大突破，社会主义实践的每一次历史性的飞跃，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而实现理论创新的结果。同时，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近八十年的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什么时候结合得好，革命和建设事业就顺利发展；什么时候结合得不好，革命和建设事业就会走弯路，遭受挫折。因此，关于“结合”之道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根本途径和重要机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途径和重要机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在新的世纪能否继续胜利推进，关键也在于能否创造性地做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大文章，能否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继续做好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及中央的方针政策与本地区、本部门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大

文章。

因此，关于结合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和方法，决不是无足轻重的枝节之论，而是关系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关系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前途命运的带有根本性的理论和方法。

一、结合论的地位 和作用

从中外思想史上看，关于结合的理论和方法，已为一些思想家、革命家所重视，提出过一些有价值的思想观点。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就认为宇宙的生长和运动就是全体与非全体（部分）的结合，一致与冲突的结合，和谐与不和谐的结合，并认为没有对立面的结合就不会有统一。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认为“结合”是事物过渡与完成的必经环节，是辩证发展的终点。他把那种没有把对立面结合起来，并没有达到统一的辩证法叫做“空疏的辩证法”。马克思指出：“两个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为一个新的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

质。”^① 恩格斯在研究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深远影响时，深刻地揭示了结合范畴的伟大历史作用。他说：“科学和哲学结合的结果就是唯物主义（牛顿的学说和洛克的学说同样是唯物主义所依据的前提）、启蒙时代和法国的政治革命。科学和实践结合的结果就是英国的社会革命。”^② 列宁首先从方法论上揭示了结合的内涵，他说，“结合”这个概念的意思就是说，存在着各种不同的事物，还需要把它们结合起来。毛泽东在结合论上的突出贡献，不仅在于他率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且在于他把结合作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重要范畴甚至中心范畴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相结合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如一般与个别相结合，领导与群众相结合，重点与一般相结合，老中青相结合，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相结合，以及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等等。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强调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146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666—667 页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这一总结长期历史经验所确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主题和总方法，他还提出了一系列关于 “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 的指导原则和工作方法。

由此可见，关于结合的理论与方法贯穿和主导人类认识史研究的主线之一，是马克思主义把握整个世界，对革命和建设事业进行深刻分析、科学预见和整体推进的重要方法论。

在哲学视野中，结合是指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或事物之间相互吸引、凝聚、协同、融合的机制、过程、趋势和状态。与结合相对的是反结合，反结合是指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或事物之间相互排斥、疏离、竞争或斗争的机制、过程、趋势和状态。

“ 一阴一阳为之道 ”。结合与反结合是同一事物或同一运动过程的两个侧面。从一方面看是结合的过程，从相反方面看就是反结合的过程，因而它们是互为依存、此消彼长、相互转化的，事物的发展变化正是通过结合及其过程中的反结合得以实现的。

结合是宇宙的最大的本质，也是一切事物的第一本质，一切事物都是处于结合之中的。结合是一切事物产生、存在和演化的重要机制和方式。结合论是研究有关事物相结合的规律并指导人们有效实

践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结合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普遍的方法论意义。

第一，结合与反结合的范畴以及结合的一般方法论应当成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知道，事物的矛盾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但矛盾都是具体的，矛盾规律作用的发挥也是具体的。任何具体的现实的矛盾都是结合体，都有一个形成过程，即由前矛盾差异向矛盾转化的过程，而结合是使这种转化成为可能并得以实现的主要机制。同时，矛盾内部的本质关系是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关系。正如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所指出的：“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因此，结合作为一种机制和方式深刻地揭示了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关系。就矛盾的同一性而言，对立面的相互依存是结合，相互渗透是结合，相互转化是旧的结合让位于新的结合；就矛盾的斗争性而言，这种斗争也是在对立面的结合中进行的。总之，结合是任何具体的现实的矛盾形成的基本前提，是沟通矛盾内部之本质关系的枢纽和重要机制。没有结合，就不能形成具体的矛盾，就没有现实的矛盾运动，对立统一规律也就不可能

作为一个根本性的指导规律被揭示出来。唯物辩证法的各对重要范畴，包括质与量、肯定与否定、内容与形式、现象与本质、可能性与现实性、必然性与偶然性、具体与抽象等等，也都是以结合的方式存在并发挥作用的。结合论内在地包含反结合。反结合作为结合体的辩证否定性的环节、力量或趋势，它是消解旧的结合体、产生新的结合体的中介环节或杠杆，是结合体新旧交替和演化的基本动力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初如果不是运用反结合的方法把唯物论与辩证法从机械唯物论和唯心辩证法中剥离出来，并在革命性改造的基础上把它们结合起来，就没有唯物辩证法的创立。唯物辩证法如果不与此后的社会实践相结合，不与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相结合，就不能得到丰富和发展。因此，结合与反结合的范畴和结合的一般方法论在唯物辩证法中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鉴于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关于结合的机制和理论，就不能深刻地理解关于矛盾的学说，就不能全面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

第二，系统论作为系统科学的思想基础，其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一切系统都是结合的产物，都是结合体。结合论不仅要研究系

统内部诸层面上的要素之间的结合关系，而且要研究系统是何以形成的，它与结合机制有什么关系，系统又是如何在反结合的机制下解体的，以及在此一系统解体之后它的要素之去向，包括可能会产生什么新的结合关系等问题。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结合论是系统论之思想的某种扩展和深化。

第三，研究结合论对于胜利推进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在进入新时期之后，特别是面向新的世纪，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在社会矛盾中，非对抗性的矛盾已居于主要地位，二是需要运用系统的理论和方法处理的问题越来越多了。在这种情况下，结合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首先，5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对抗性的矛盾包括敌我矛盾已退居次要地位，而非对抗性的矛盾包括人民内部矛盾则上升到主要地位。改革开放以来，虽然非公有制经济包括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仍占主体地位，其中国有经济居于主导地位，而且非公有制经济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成长起来并进行经营活动

的，它不能等同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私有制经济，所以一般说来它仍然属于非对抗性矛盾或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当然，在我国现阶段，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一定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但这种矛盾和斗争在总体上说已处于次要地位。因此在这种条件下，我们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的，除少量的对抗性矛盾包括敌我矛盾外，大量的的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包括人民内部矛盾。而结合论正是可以引导我们正确认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内部机制，可以指导我们正确分析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是非对抗性矛盾的方法论。就结合方法的广泛适用性而言，就非对抗性矛盾的两个方面必须结合起来、协调起来（并不否认其中的竞争或斗争）加以认识和处理而言，结合方法则更是大有用武之地。

其次，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涉及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每一个领域又都有若干层次和组成部分，在它们各自的层次之间，组成部分之间，各个层次与组成部分之间，以及这些不同的领域之间，都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对这些关系都需要正确认识和处

理。从宏观方面来说，有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两个文明建设的关系，以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构建中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关系等等。而且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的继续扩大，特别是应对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新形势，许多深层次的矛盾更为突出，挑战更为严峻。在这种情况下，尤其需要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一系列迫切需要回答和解决的关系问题。这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几乎都不同程度地与战略全局相联系，因为局部的变化所传达的是整体的信息，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因而都具有系统性或系统化的特点。在这种条件下，作为研究系统的产生、存在、演化的机制和方式的结合论，在观察、分析和解决此类问题上具有更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就结合论与认识论的关系而言，它是我们观察、研究事物和方法论，是指导我们正确认识事物的产生、存在、演化机理的理论和方法。

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

去能动地改造世界。^① 就能动地改造世界而言，大体上包括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是破坏一个旧世界，二是建设一个新世界。因为一切事物都是结合体，它包含着若干个结合点，因此从结合论的视角看，这两个方面的任务具体表现在：一是对于那些根本上不合于人的目的的旧的结合点、结合体，要在解构的基础上重新进行构建；二是对于那些不完全合于目的的结合点、结合体，要在认识其特点、把握其规律的基础上进行部分的解构和部分的优化。当然，这都与人的目的性、选择性、价值观密切相关。总之，结合论的基本任务就在于把关于结合的理论和方法提升到一般方法论的高度，以帮助人们科学地探索事物之间结合的规律，做好矛盾性质的转化工作，把握和优化已有的结合体（包括探索最佳结合点），探索如何构建最佳结合点、最佳结合体的方法和途径，从而继续做好相结合的文章，把中国的事情办好。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92 页

二、结合的普遍性 和必然性

结合，是事物存在与发展的一种普遍现象。在自然界，就其微观领域而言，分子是由原子、离子、原子团等结合而成的；原子是由原子核与核外电子在库仑引力下结合而成的；原子核是由质子和中子结合而成的；中子、质子则是由更深一层次的粒子（夸克等）结合而成的。在宏观世界，森林、原野、山川、河流、大海等等都是由它们的相应组成部分结合而成的。自然科学的诸学科是人们揭示自然界诸领域客观规律的科学。化学揭示了世界上已知的 550 多万种化合物都是由百余种元素按照不同的结合方式构成的；生物学证明，世界上几百万种动物和植物都是由几种不同的细胞按照不同的结合方式所构成（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也不例外），而

细胞又是蛋白质、核酸等的结合物；光学揭示出世界上瑰丽多姿、五彩缤纷的颜色，只不过是红、黄、蓝三种基色不同程度的结合；物理学证明，自然界极为复杂多样的相互联系，只不过是万有引力、电磁相互作用、强相互作用和弱相互作用及其结合的表现，如此等等。在宇观世界，行星与卫星，恒星与行星，恒星与星团，星团与星系之间都是按一定方式结合着的，同一层次或系列的天体之间也是在万有引力作用下结合着的，从而构成了无边无际的宇宙。总之，不同性质、层次、形式、方式的结合，构成了大千世界。

在社会领域，人类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有机结合体，其中每一个人都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因此人的本质乃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异性的结合是人类延续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家庭、民族、阶级、政党和社会集团都无不是按一定方式构成的社会结合体。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也是结合的产物，它们彼此密切联系、不可分割，以致我们今天的改革不可能在一个方面孤立地进行，而必须在深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进行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在经济

生活中，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之间也是结合着的，因此我们的经济政策，宏观的经济管理，必须正确协调和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孤立地去抓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可能奏效。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结合方法在日益广阔的范围内和日益深入的层次上的正确运用，新的结合体的大量出现，是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之一。在东方与西方思想文化的关系史上有三次大的结合：第一次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等传到欧洲，对西方的启蒙运动、第一次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关系的确立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第二次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第三次是东西方在经济机制和模式上的某种借鉴和结合。在过去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在宏观上是自发性的市场经济机制，而社会主义国家多是计划经济体制。近 20 年来，西方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吸收和融合了宏观计划经济的做法，而社会主义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则借鉴、吸收和利用了西方市场经济的某些做法，将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开辟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路子。当前在国际范围内，一个是南南合作问题，一

个是南北关系问题，前者是为了解决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文化的结合问题，后者是探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文化如何结合的问题。

在人类的精神领域，感觉、知觉、表象，概念、判断、推理，总之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在统一的精神世界中它们也是结合着的。此外，各种不同的思想之间，思想与感情之间，各种不同的心理之间，也是结合着的：没有思想的感情如同没有感情的思想一样，是不可思议的。就思想、观点、方略、公式等等的形成来说，它是在占有大量感性材料的基础上，运用逻辑方法（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抽象和具体等）与非逻辑方法（直觉、顿悟、想象、推测等），特别是将二者相结合的方法思维加工的产物。在音乐领域，一切雄壮的或柔美的乐曲，都是七个音阶和相关符号结合的产物，在中国古代则是五个音阶（宫商角徵羽）按一定节律的结合；就文学作品而言，无论是诗词歌赋还是鸿篇巨著，都是词汇、语句和思想情感的结合体；在科学技术领域，结合不仅表现在各种知识门类的内部，而且存在于各门学科的相互渗透和相互交叉上，大量的边缘交叉学科、综合学科就是相关学科相结合的产物。由于这种结合的普遍存在，以致在

学科分化的同时，存在着学科之间的某种结合。比如物理化学、量子化学、生物化学等分支，不过是物理学与化学、生物学与化学等的结合物。现有的学科分化往往是原有学科中结合进了新理论、新方法的结果。创新的奥秘在于结合。不仅大量新学科的出现说明了这一点，而且工程技术方面的新发明，人间奇迹般的某些新创造，也提供了有力的佐证。莱特兄弟将当时欧美已很发达的滑翔机与内燃机结合起来，发明了新式交通工具——飞机；美国阿波罗登月火箭无疑是人类征服太空的奇迹，但该项工程计划的总指挥韦伯说，整个阿波罗计划中没有一项是新发明的自然科学理论和技术，而都是现代技术的应用，其关键在于综合。

由于结合，不仅使以上这些大的领域内部的诸系统、诸部分联成一体，而且打破了这些领域之间的界限，出现了许多交叉层次，在现实的形态上使这种大领域划分的相对性凸显出来，从而打破了形而上学的屏障。比如 1928 年维勒发表《论尿素的人工制成》，提供了一个从无机物中人工制成有机物的例证，从而开始架起从无机物到有机物的桥梁；1963 年具有生物活力的结晶牛胰岛素的合成，在合成蛋白质及核酸的进程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